

温情的历史、唯美的纪录

——论《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的诗性建构

赵梦思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00)

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民族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和历史变迁的描写,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欣赏与赞誉,主要是作者迟子建以温和诗意的笔调来描绘了一个古老狩猎民族百年的风雨兴衰,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般体会个中滋味,获得独特的心灵震撼。笔者试从创作者、叙述者、接受者三方面的蕴含分析作品的诗性建构,以彰显作品的艺术造诣。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诗性;艺术造诣

一、民族史实的诗意描绘

在叙述民族史实的过程中,作者精心地描绘了这个民族浪漫的演绎。鄂温克是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现实中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很悲惨的,这个民族遭受这来自自然和种族的重重地磨难,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生产水平落后,科学水平必然落后,终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对自然灾害的无可抗拒可想而知,遇到天灾时赖以生存的牲畜和族人的生命都如草芥一般脆弱。落后的医疗水平导致了族人的超高的非正常死亡率。本民族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内部通婚造成的后果也日益显现。还要再加上外民族(俄罗斯,日本等)入侵时的掠夺和迫害。而作者描写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却处处是诗意,人与自然完全的融合了。以一种诗化的手笔来述说历史,细腻、温情、别样的真实。诗意并不是虚幻式的乌托邦式的描绘,不是沦为一种没有恶意的欺骗和虚妄,没有显示不真实的虚幻。¹作品借助的90岁老人视角,是确有其人的²,不管是隐藏了这个民族真正历史上的悲惨史实还是比局外人发掘了更多这个民族诗意的生存,最终的结果是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比起历史资料中的记载,我们看到了更多这个民族诗意的在这个世界上栖居的过程。以一种诗意栖居的画面的刻画,给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世人以精神的慰藉。

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是为我们显示了一个与自然充分融合而生存的民族,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的画面,这可以是一场美妙的心灵历程,也可以引发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思考,以扭转我们的发展观念,真正可以接近与自然情景交融。作者不仅审美地去理解这个民族,而她的表述手法更是灵活自由,纷繁多变,让这部作品更具形式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刻被新颖的内容和手法吸引。

二、小说文本的诗意表现

1. 平和基调。“真正的哲学家确实总是想方设法获得明细清楚的表达,使之像瑞士的湖水一样——透过平静的湖面望下去,愈深处就愈是清澈,湖的深度与清澈相得益彰——而不像浑浊湍急的山洪。”³以一位九十多岁老人的诉说为线索,老人的故事没有讲给本民族的后辈们听,没有讲给慕名而来的山下人听,她只是对着火堆讲述了一切。一个见证了民族百年风雨的长者,没有年轻人的激昂和热烈,她的讲述是那么的平和,即使描述生死离别这般悲壮惨烈的故事时,也只是淡淡地流淌过去,没有此起彼伏的波澜壮阔,没有跌宕汹涌的悲壮哀痛,似无欲无求,又看破红尘,这种平静如水的叙述,像是看透了生命的真谛,看破了世间沧桑,从骨子里渗透这一种平静的悲凉感。

2. 预言叙事。这部作品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伊芙琳的预言。作品中一共出现6次预言。这是一个奇怪的生命之轮,不难发现,似乎作者有意让伊芙琳具备了这样一种看破命运的本事,年轻一代族人的命运正是上一代族人命运的翻版。因此作品中呈现了一条并不十分明显的生命链条,在这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世界里,若隐若现的存在,又在冥冥之中左右着族人的命运。于是在作品中,形成了前后呼应,息息相关的故事脉络。把叙事建立在命运之轮的深层基础之上的,可谓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3. 虚实交错。尽管作品中的民族和历史都是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的,但是文中还是穿插了不少亦真亦幻的神话色彩的故事,如伊万葬礼上出现的两个白狐女子;达玛拉以蛇的形象出现,安慰拯救了伊芙琳;族人对火神、山神、树神等等的传说和现实经历,都蒙上了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美国学者蔡斯在《神话研究该说》中认为:远古神话曾经驯服过人性中的毁灭力量,现代神话应该发挥同样的功能。作者也正是借这些神话使得读者获得同样地功能,作品中的神话无一不是浪漫的,善良的,温情的。这正是驯服了人性中那种卑劣的粗俗的毁灭力量,给人以诗意的善良体验。⁴文章借助这些神话意象,实现了这种共性的神祇从神话想文学“移位”的结果。

4. 场景再现。作品中呈现了许多如岩画、风声、月象这一类的意象,且不看这些意象蕴含着什么样更深层的民族心理,但只把这些意象联合起来,就足以构成一幅唯美的画面了,一幅人类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的唯美画卷。在这部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完全交融的。妮浩为孩子命名是用花朵、桦树的名称,而族人又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命名,在这里,人类是自然的孩子,在自然的规律之下繁衍生息。当日渐衰老的“我”有病痛缠身的时候,并不相信激流乡的那些大夫,而是相信,只要回归到自然,就会痊愈的。作者描绘了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并希望读者也可以领会到这其中的美妙真谛。

作者用纷繁的叙述方式,并非是要讲述,而是要显示给读者一个美轮美奂的鄂温克民族风情;她也并非是要概述,而是要描绘出一幅唯美诗意的鄂温克民族历史。这样做不仅引导读者进入她所勾画的世界,也留给读者足够的自我思考的空间。

三、心灵体悟的诗意接受

接受美学把读者和阅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作品包括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和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二者合璧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没有读着的阅读,没有读者将文本具体化,文本只能是未完成的文学作品,也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实现。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这部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 美感体验。作品的诗性建构,旨在对于读者,品读作品是一个欣赏的过程,而谈到欣赏,就是一个美的范畴了。通过前面的解析,这部文学作品使人审美的获得自由是可以确定的。它为我们勾勒了诗意栖居的维度。美丽的忧伤,执着的力量,卑微生命的颤动,人性的光芒,温情主义等等这类叙述,展现出的含蓄蕴藉,空灵澹荡的审美意蕴。这种审美特性与《右岸》息息相关,体现其美学的诗性建构具有唯美倾向。

2. 思考空间。在接受美学的角度,读者对于鄂温克民族是比较陌生的,所以阅读作品时的“前解释”几乎没有,这就使得出现一种读者完全“被引领”的状态出现,被动的接受过程并不太能引发读者的心灵的互动和交流。而作者还是留给了读者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不管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也好,还是社会发展中国族文化的融合也好,作者并没有去述尽鄂温克民族,把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灌输给读者,而是尽量显示一个真实又浪漫的民族文化,让读者自己去体验,感悟它的美,思考现象背后的问题。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认为,作者的意旨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当作品从一种文化环境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环境的时候,一些新的意义就可能从作品中抽取出来。作品的意义,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之中。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文学作品会产生不同的解释。⁵

结论

“受众参与”状态中的“认同”和“移位”分析

杨晓琼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受众参与”状态中的两个核心问题是“认同”和“移位”。文章首先从概念的角度对“认同”和“移位”进行界定,然后说明“认同”和“移位”的区别、以及二者对“愉悦感”的影响。最后指出“移位”对“愉悦感”的积极影响要基于“认同”。

关键词:受众参与;认同;移位;愉悦感

一部文艺作品(本文专指叙事性文艺作品)对受众的吸引力、影响力以及使受众感到满足的程度,取决于它使受众从内心“参与”(audience involvement)其中的能力。通俗地讲,“参与”的程度是指受众在理解了作品中故事情节之后所投入情感或心思的多寡,它同样也反映了受众对作品的关注程度。“参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指当受众融入情节中的时候,他(她)就会对故事的细节格外关注,同时也会变的全神贯注,并为情节所吸引^[1]。本文试图通过对“参与”理论中的“认同”(identification)和“移位”(transportation)进行分析来界定“参与”的形式。

1. 对角色的“认同”

叙述性的艺术作品(书、电影或戏剧)通过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邀请”受众忘掉自我,融入到故事中去。如果受众接受这种“邀请”并融入到故事当中去,就会有两种体验:观察者和参与者(这两种体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通常当我们被一篇故事所深深吸引的时候,我们开始关心故事中的角色。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会焦虑;当他们高兴时,我们也会分享喜悦。这种情况即是说明了我们已经共享了角色的本体,这种本体迁移行为就是“认同”,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参与”方式,这时的受众会对故事的发展及其传达的信息投入更多的感情^[2]。“认同”是一种流行词汇,广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学者、电影理论学者以及媒体研究人员所使用。文学学者将“认同”定义为通过虚构来触动并帮助人们理解周围的环境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依据媒体心理学的解释,“认同”被定义为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与角色融合、共享角色的知识、接受角色的目标、分享角色的感情^[3]。根据这个定义,“认同”是一个短暂而充满想象的过程。在认同的过程中,受众为文体所吸引,并削弱了自我的意识。但是这种吸收并不是针对文艺作品的整体而言的,而是为其中的某个角色所吸引,并且是暂时性地迁移进了这个本体中。

2. 移位

根据“移位”理论,受众往往会经历一个“移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故事发生的事件中,同时进入了故事中的世界里,而暂时失去了与真实世界的接触。“移位”,通常又被称为“融入”“吸引”,同时对于心理学家以及媒体学者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艺术作品的趣味性、受众的态度和信念的转变^[4]。

3. 认同和移位的区别及联系

“移位”和“认同”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二者的主要区别

是:“认同”描述的是与特定角色之间的关系,而移位是指叙事体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对受众的吸引,例如一个刻画反面人物的小说因为其极佳的悬念设计而会对受众产生强烈的移位,但是受众不会对这个反面人物有“认同”感。同时二者在使受众产生愉悦感方面起着共同作用,比如受众可能是因为对角色有着“认同”而产生愉悦感,也有可能是受众移位到小说中去,而对角色产生亲切感,继而增加对角色的“认同”,从而产生愉悦感。同样地移位对于态度转变的影响也会受到“认同”的影响。处于移位状态的受众可能会“认同”角色,因此这些角色的经历以及他们宣扬的信条会改变这些受众的态度。

“认同”和“移位”都可被视为描述受众是如何被作品所吸引的方式,但是移位描述的是受众“参与”的程度,并没有界定叙述文体中的哪些具体东西使受众融入其中;“认同”描述的是受众对角色有着强烈的喜好,因此尽管受众可能会由于密切关注中的悬疑情节而会“移位”,但并不一定会发生对角色的“认同”。

4. “移位”对“愉悦感”的积极影响基于“认同”

“认同”产生的前提是受众和角色之间观点的一致。因此如果受众知悉角色过去的经历,认同感可能会更强烈。如果是这样,行为发生的时间就会对受众的“认同”有着较大的影响。受众在接受到角色过去的信息后会更趋于“认同”主要角色,而接受将来的信息则不会有这种影响。之前提出人们更趋向于与正面的积极的角色产生联系,正如在生活中人们乐于与有好运的人交往,另外,厄运和困境可能比好运会更让人产生认同感,因此如果陷于困境中的角色释放出积极的信息,可能会比消极的信息更能让受众产生认同感。

因为“移位”与故事情节所塑造的悬疑密切相关,因此悬疑的增加可能更容易引起“移位”。另外当预计到的某些事情肯定会发生的时候,悬疑就会增加。基于这个前提,可以设想当给受众提供关于未来的一些充满戏剧性的信息的时候会比提供过去的信息更容易引起移位。“认同”和“移位”都与叙事性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愉悦感有关。愉悦感是当作品能够反映出受众对于作品的理解时产生的。因此当受众充满感情地融入到一个作品中时,受众往往就会视它为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同时产生的愉悦感也会越高^[5]。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界定“受众参与”的两个重要概念:认同和移位。通过分析说明“认同”和“移位”的区别是合理的,而且,受众对于有着正面积行为的角色比那些有着负面消极行为的角色更为“认同”。受众所接受的关于将来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移位”到情节中去。表明“移位”对愉悦的影响要大于认同对愉悦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杨晓琼,江苏徐州人,现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艺术学硕士。

这部作品的包罗万象、纷繁多变、灵活自由,构成了它的美。作者驾驭这种美的形式能够充分地享受创作的自由,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创造的过程中得到自由的愉快。读者又通过欣赏作者创造的美和美的创造,并进行二度创造,得到美的享受。我想这正是小说所应该带来的审美效应。

注释:

1. 於可训《小说家档案》

2. 新华网2003年8月10日《我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今天搬迁》

3. 叔本华《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第一章,第三节。

4. (美)理查德·蔡斯:《神话研究概说》,潘庆国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5. 《文学批评学教程》刘锋杰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70页。

作者简介:

赵梦思,女,回族,1986年6月16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文艺学。